

靖 节 先 生 集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

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

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

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諱謹受命校讎數過秦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

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

例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卷之四

詩五言

卷之五

賦辭

卷之六

記傳述贊

疏祭文

卷之八

五孝傳

卷之九

并敘

集聖賢羣輔錄上

一名四八目

卷之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諸家評陶彙集

卷末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例言

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旣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是集宋葛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羣賢要以三家爲本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緣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尚有廬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擣擣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閡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圍轂轂今以晉宋

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鈞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爾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入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爲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爲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適以編錄遺書始蒙

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編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尚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迕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聖世得以辨别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土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鶴鱉豈競鳶鷗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鑿餐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汎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自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之序軒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

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

第最若倫賈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

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曰按四八目刻每一事已陶此二條既無俟說卽具曉所聞或經傳所出以始前意益知贊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

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賈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嶧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滯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漫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泊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董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纂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元誄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賈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

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

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湧淵明之智及此

豈元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

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

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年號爲取事二姓之驗

而不知其曇曇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

力不得爲故肥遜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

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

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

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

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

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

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

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

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

憤然猶亂以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

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入

增歎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

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

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

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

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入卷合序目傳誣而無五

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

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

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

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

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

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

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

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

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

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

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

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

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

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增刪何燕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

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議論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記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紘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

目自敘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略有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藐林之一快也吳君蕭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蕭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蕭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誣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誣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誣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誣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忘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卽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誣不言目可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

靖節先生集

序錄

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臚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散傳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予以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枘鑿故併刪之

毛晉綠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

四入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掩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入目之入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入及爲入友者凡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專說詩者所見亦有數本

湯東齋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徂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疎三辰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廩詞千載之

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騷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渺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槩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謠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謠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

因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

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磾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

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媚媚松標崖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年譜冠首詩四卷

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

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創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

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

右

舊第然其編比大概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真贗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鋟于木以傳

不朽云紹興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何孟春日淵明集傳本思悅書後

有記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

不知公所載者誰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績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

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

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李長辨

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

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

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

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珍秦

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

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賊讒

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

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予

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于之

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磧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頤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讎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劉春序若其書必有可取

靖節先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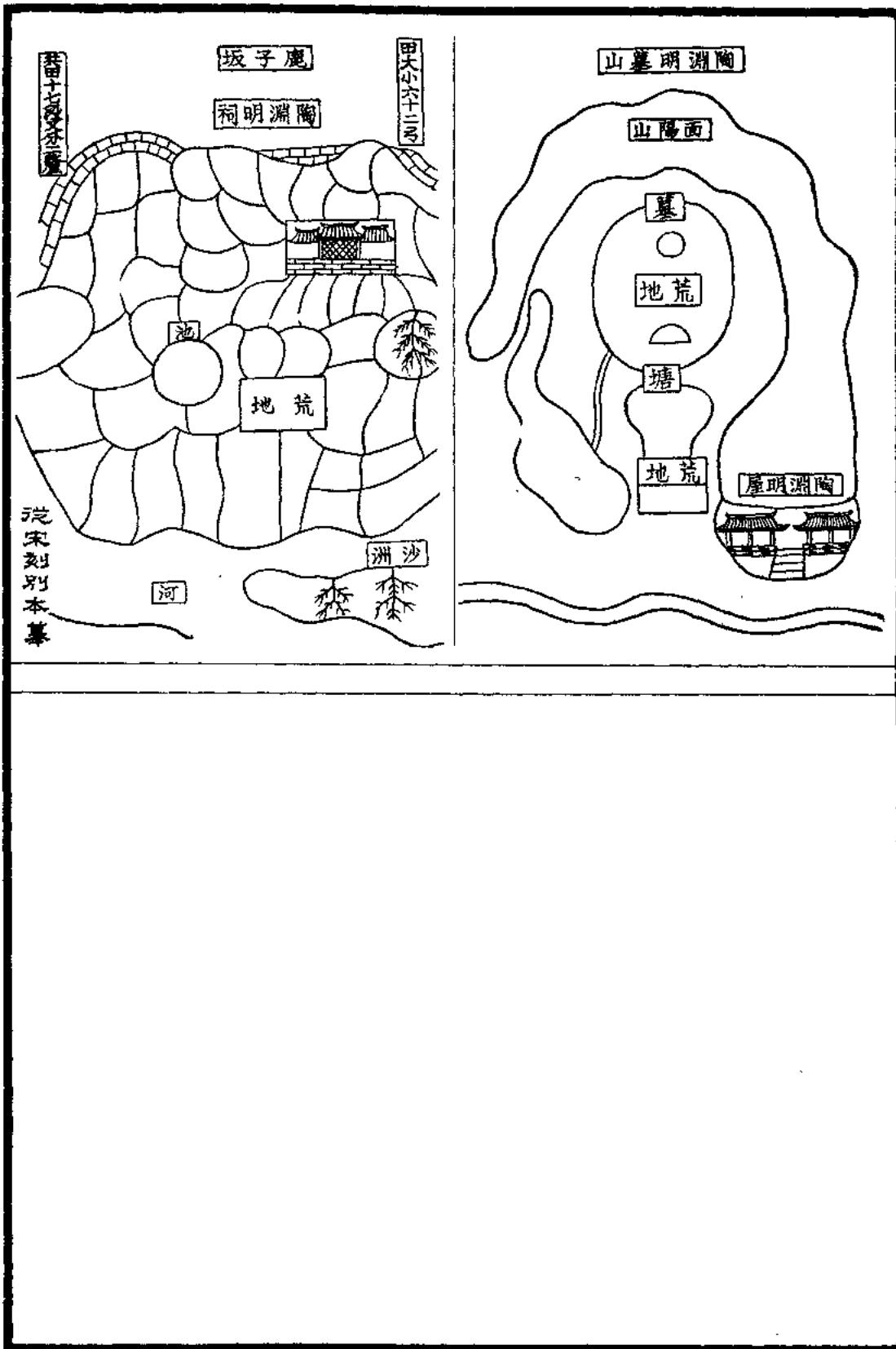
海寧吳允林刊湯東澗所注陶靖節集求遺像冠冊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勺山書屋見明人所摹歷代名賢像鈎得此幅又於吳興沈芥舟所見龍眠居士蓮社圖真跡半致與此正同乃知此本得靖節真面目也聞石門方嬾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有異同否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書於烟波宅

陶靖節先生小像

方董華宗何秘監畫



工東序歸儒
異蘿含來尚
毛曲采貞賢
吳采抱殉五
贊述朴微柳
賦西祚自美
之山息目璫
篇食景賦五
同藏衡辭八



靖節先生集

顏延之

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敷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

之寶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

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

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

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

首路舊本作五

臣作遺同塵輶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

餘波乎文選無平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

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

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

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紝繡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

不赴春秋無精于文選作若干六十有三年卒於潯陽縣柴桑里

某里作之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

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

克己之操有含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

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

遭易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

事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考異詩云人不盈

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

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

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

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

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

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繆幹流冥漠報施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

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疚維痞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儀幽告終懷和長畢嗚

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

省計卻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穸嗚呼哀

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

之洽接閭鄰舍宵盤畫想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

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卷舒布在前載

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

尤忤風先疊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徵音微永矣

微一作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

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

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

自況

本文載集

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

不堪吏職

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秫仍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

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卽白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本文載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

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既至欣然

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

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

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與子疏又爲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

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

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餓有日矣道濟謂曰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

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

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

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

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

曰應東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

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

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

之間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既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

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

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

安郡經過潰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

宏欲要延之坐一作起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

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